

你是我的天籁

NiShiWoDeTianLai

余昭昭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你是我的

Sounds of nature

天籁

著 · 余昭昭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是我的天籁/余昭昭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7.12

(浙东作家文丛.第5辑/李浙杭主编)

ISBN 978-7-80743-161-9

I. 你... II. 余...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9201 号

浙东作家文丛(第5辑)·你是我的天籁

本册作者 余昭昭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井志强 刘怀中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03 千(本册字数 214 千)

印 张 248(本册 17.75 印张)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161-9

定 价 385.00 元(全十六册)



余昭昭

笔名江南梅，上世纪 60 年代出生，80 年代初开始写作，以诗歌为主，后兼涉散文、小说。出版过个人诗集、散文集、长篇报告文学等。现供职于媒体，副刊编辑。

写作是因为自己需要表达，而非谋名谋利，所以大多数时候，我的写作是在本能的说话状态而非技巧的创作状态。

活着，写着，真好。

青 衣

——江南梅白描

(代序)

文/陈没落

江南梅哼的是青衣，咿咿呀呀唱完一个段子后，水袖一摆，眉眼斜飞，长吊出一地飞花碎玉。只是我不情愿叫她江南梅。其实无所谓，我站台下轰轰烈烈鼓掌，唱的青衣搭在一小片丝弦上——那飞花，偏偏锋利得邪恶，又加了若断若续的鼻音，很时尚地从丝弦里散开来。

是这样：咿-呀-咿-呀——

我有点想把她的戏台搭到更空灵一点的地方。那又如何。找一个曲径通幽，内心却透出如花的场景，那个身段是微微含着胸，顺目低眉的姿态。江南梅一脸无辜地说，我已经尽力了，没见到是个假象吧。哈，走眼了，她的顺目低眉才是含着凌厉、迅猛、无所顾忌，我只是有点不明白，这种凌厉怎么一下陷落到幽怨婉转的唱腔中。看看，那端的架式虔诚、从容不迫，不似闺门花旦占着年轻的便宜，却要人慢慢品味，再化解开来——一个略显清瘦的女子在丝弦上挪动莲步，浅笑低颦，不只是带着孤芳自赏的苦涩意味——她的戏，一半演给台底下的观众看，一半留给自己赏心，静静的，意味深长，好像一棵被音乐剪去了浮躁枝蔓的树，以忧伤的姿势安静下来。那是懒洋洋、被警觉的片刻，“琴室中置青瓷香炉、蓝印花布，焚香，净手，之后在丝弦上弹拨。”琴架突兀在房间中

央，一大片冷色穿过空旷的戏台，整个儿压下来，飞花、莲步、鼻音、水袖、丝弦，和女子的背影重叠；开始唱，苦—呀—呀—呀—呀——

一个美妙的女子，一旦被刀锋般的丝弦划过，呈现出的表情通常会惊讶——如同她的文字令人惊讶，她惊讶地说不出句，“一杯前路茫茫的行酒，不浇块垒，只添新愁，却凛凛然有易水的豪气。”还好，“弦未断，它承受没来由的恨与重，如登楼的阶梯，行人再重的行囊都一一承受。”我猜想是有点喝高，她的警觉和敏感化解为刀风，然后才是“嘭”的一声，从身体里撩拨得按不住，沙哑哑，却坚韧无比……

呸！其实不仅仅是唱段或幕景。想糊弄谁啊！

梅：“苦哇！”

C：琴声夹着打击乐，锣鼓声飘了过来。

梅：再来段慢板吧？

C：“咿咿呀呀——”

梅：青衣的妩媚总捻着藏着，你听听那哭泣，夸张、含蓄，却禁得起推敲。

C：那就说手吧。

梅：（惊讶地倾听）我不喜欢兰花指！

那就说手吧。

我以为这段文字和青衣有关，“一只关节突出、青筋毕露的手伸过来，伴随着手过来的是一个喑哑而不可抗拒的声音：把你的手伸出来，把属于你的接过去。”哈，青筋毕露的手不可抗拒，不然改成青衣狰狞，“这四个字被刻在一块石头上，涂了朱红。”然后江南梅一个字一个字点着慢慢念，青衣唱得太投入太深情遇上法海中途劫财劫色还劫了天一阁几万卷藏书只好动用狰狞獠牙吓唬一哈子。那角色，早幻成了别人。

我在台下轰轰烈烈地鼓掌。继续唱，一，二，三……

去,去,去,都哪跟哪。

我注意到那双手,顾盼生姿。我甚至想找个借口,握住了不放。可是她的长发遮蔽了一些景象,“是扔了现成的曲谱,一意孤行,去往无人领会的境地,竟至于无意中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绝版。”我记起了她唱的一段戏:鹅黄的丝巾在画面一闪,转瞬即逝,推着她,从一排排冷冰冰的伪紫色前绕过去。哈,那青衣唱得也绝,丝弦上的唱腔摆布得足够呻吟、舒展,把一点点锣鼓声弄得高潮迭起。“信手乱弹也是一种境界,至少那一时那一地,我是彻底地做了另一个自己的同谋。所谓放纵,这又何尝不是?”

一个人,两个人,或者一群人,放纵又如何?

江南梅当初说漏嘴了。在丝弦上吼吼青衣,又不小心被撩拨得收不住,才是过足了戏瘾,哟,哟,呀,呀,呀,呀——我第一次听到江南梅,身体就游出去,陪着她的青衣在月湖边萧条条唱了很久,“只是在追赶一枚正要凋落的叶子,像一场秋天的奔跑,将比一枚叶子,落得更快。”经过居士林,诵经声隐隐约约挤过来,我说比你的青衣如何。她在电话那头不屑一顾,蒙谁呀,我还会唱秘密交流和一个人独自赏花。那是曲子吗?不,是台词。“一句台词,一首曲子,一个场景,像匪徒一样迅速劫持了。”我开始深呼吸,直瞪眼,女子在窄窄的丝弦上甩出水袖,抽刀断水,竟藏把碧玉刀,“天啊,传说中的邪恶利刃。”没有人见过碧玉刀出鞘,所有见过出鞘的人,都死了——那时,我连深呼吸也没有。江南梅朗声大笑,只要投了青衣的胎,你的骨头再不能是泥捏,惟有水做了。

试一下吧。一个顾盼,一个飞袖,一个身段,看的是风月,却承载一辈子的记录和企图。她的文字,锋利地刺进沧桑的内核,偏偏是在一种若隐若现、浑然不觉下彻骨;比如她的青衣,曲径通幽,透出如花的景色——江南梅首先是个不依不饶的思想者,然后才是凌厉的鼓吹者、实践者。她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女子:运眼、行腔、吐字、归音和甩动的水袖,弥漫着一股先天的悲剧性,锣鼓一响,

仿佛飞花碎玉的精魂附了体，骤然一转弯，犀利无比，彻骨的刀风从意料不及的地方，一击而中。我也说漏嘴了，梅保留的是眼神，一唱三叹的腔调，余音袅袅，却暗藏杀机。

那场合揉得准，绝不拖泥带水。

“一棵被音乐剪去了浮躁枝蔓的树，以忧伤的姿势安静下来。”见鬼，这才是假象！那些运眼、行腔、吐字、归音和甩动的水袖，信手拈来，便是她的文字。

咿—咿—呀—呀——

来，来，来，跟着她丝弦上唱青衣。

目 录

I 青衣(代序) 陈没落

【 相遇如花 】

- 003 你是我的天籁
- 009 一个人和他的迦南
- 019 悠生海华
- 024 泠泠七弦忆故人
- 034 虚拟的仇恨
- 037 闲斋未闲
- 039 孩子,为你唱支歌
- 041 麦秸一样的人邻
- 045 商略是亲切的朋友
- 052 离
- 055 无处寄信
- 057 E时代的信
- 064 想起那支遥远的歌
- 067 斌斌
- 070 英子

073 阅读陈村

075 朋友江峰

【 独自舞蹈 】

079 这个夜晚的安宁与忧伤

082 咖啡心情

087 无端弄弦

091 生命之痕

095 我病了

098 谁在远处悄悄注视我

101 生日

105 天凉好个秋

109 麦莎

112 站在一条河流的边沿

115 雨就这样停了

118 花,淡淡地开着

121 今夜的月光

124 陌上青青

127 秋意如歌

130 自语

133 穿过音乐的丛林回家

136 稻草人以外的事

139 为朴素感动

142 春天的橡树花

144 陌上的风

146 为谁守诺一生

148 断章

151 无语

【 纸上建筑 】

155 城市玻璃杯

159 穿过小城的黄昏

163 一个夜晚和两个人的绍兴

167 坐在别人的椅子上

171 请与我一起歌唱一座房子

174 两棵老树

176 水上的乌镇

179 普陀日记

185 到普陀去看海

188 黑白周庄

191 歧读沈园

194 感觉苏州

197 乡关何处

199 男女有别

203 与丝绸有关(二题)

208 风铃为谁歌唱

211 文化与漂泊

【 另类行走 】

- 215 行走或者独白
220 无尽荒原
225 那盏幽暗诡丽的花雕
229 在纯美中一意孤行
236 关于诗歌的断想
238 那来去的高贵与华美
243 像月光一样清澈和忧伤
246 抽象与混沌中的自然之心
252 马叙：在俯视中还原生活
257 生活的切近与灵魂的高远
260 品书四绝
262 诗歌之外的话
264 花落人亡两相知
268 以舒缓、温和的姿态存在并歌唱
273 后 记

第一輯
相遇如花



陈鹤制



你是我的天籁

我一直不能确定,这是我反复出现的幻觉,还是我的生命历程中确曾有过这样的一幕:

薄暮还是黎明?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点人声和人影。我独自蹲在屋外的窗下,看一群小蚂蚁搬一片菜叶。那片菜叶很小,也就大人的手指甲那么大,可小蚂蚁们七手八脚地抬得非常吃力,趑趄趑趄,行进缓慢。有时候,它们会停下来歇一会儿再走,有时候,其中的一只不小心摔倒了,整片菜叶就会翻落下来,弄得现场一片混乱。我想,一定有一些小蚂蚁被砸疼了,被砸疼的小蚂蚁一定在哭,也一定有另一些没被砸着的小蚂蚁在一旁笑得前俯后仰。可是我听不见它们的喧哗,蚂蚁世界的热闹丝毫不能打破我周围的静寂。

风吹了过来,我轻轻打了一个寒战。他们都去了哪里呢,我的父亲母亲和三个哥哥一个姐姐?

我扶着墙站起来,我得找到他们,我不能比小蚂蚁还孤单无助。我往屋后走去。屋后是一片沙地,种着几棵高而瘦的树,透过树的枝叶可以看见院墙那边镇政府盖着红瓦的屋顶。屋顶上有几只鸟在飞,大概是麻雀,它们一直旋来绕去,不肯停下来,也不发出任何鸣叫声。我靠着一棵树站着,四处张望,我看见邻居家的屋顶升起了炊烟。可还是没有人声,也没有人影。我有些惊慌失措了,想大声哭叫,招来任何一个人哪怕是陌生人对我的关注。

但我终于没有哭出声,因为这时候我听到了一种非常好听的声音。这声音应该是某种鸟发出来的,一声长一声短,细长,柔和,清悦,像口哨一样,每长叫一声或短叫一声,那鸟都会休息一下,然后再长一声短一声地叫。它也是在呼唤同伴吗?可是我听不到任何一种鸟的回应,每声鸣叫过后,我发现寂静更加阔大,天地一样漫无边际。

我被这声音完全吸引住了,莫名其妙地朝着声音发出的方向奔跑。我是那么小(两岁?还是三岁?),而寂静是那么大,我穿着花布鞋的双脚无论怎样在泥土路上敲打都不能击碎这浩大的寂静,唯有这柔和、清悦的鸟鸣声,像一只亲切的手牵着我。既然我幼小的身躯挣不脱寂静的包围,那我不该拒绝一只手亲切的牵引。

不知道跑了多久,我来到一口很大的水塘边。水塘到底有多大呢?两亩地的面积?或者更大些?或者不叫水塘应该叫湖?这些印象我至今模糊。我只记得水塘四周长满了芦苇,还有一些野刺蓬、木槿,这些植物紧紧挨着把水塘围得严严实实,仿佛守城的士兵。水塘平静着,没有一丝波澜,水面上也没有浮萍、荷花、睡莲、菱之类的水草。从天空投下来的浅黄色的光浮在水面上,让水塘像一面古旧的铜镜,洞悉周遭一切却缄默不语。这水塘存在多久了?它是供人垂钓浣洗还是用来灌溉?或者什么都不是,仅仅为存在而存在?

那只鸟还在一声长一声短地鸣叫,声音是越发的清晰了。可是我依旧不能确定它在哪里,因为有时我感觉它的声音是从水里浮上来的,潮湿而带着凉意;有时我又发现它好像在我对面的那片芦苇丛里,声音呈水平状飞了过来;有时却又觉得其实它就停在我身后的苦楝树上,声音有一种抛物线的弧度。这是什么样的鸟啊!它把我带到这里却不肯露面,让我焦灼地感觉出一种近在咫尺的遥远,它将寂静撕开一道裂口,却又不让我轻易地挣脱出

去。

我不甘心了,我开始拨开那些野刺蓬、木槿、芦苇,地毯似的搜寻,我一定要找到那只鸟,看它长得什么样,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发出这么好听的声音。我的脸和手都被野刺划破了,细碎的汗渗出来,有一种被火燎着的疼。头上的发辫也不知何时散了开来,长长的头发不时被野刺揪扯着难以挣脱。这些,我都不管不顾,只是固执地在水边寻找鸟声。终于,当我拨开水塘角上的一丛芦苇时,我很清晰地听到一声悠长的哨音就从我的脚下发出,柔美婉转,像小圆圈里的慢舞,细腻玲珑。只是一瞬的停顿,又是一声短促的哨音响起,这短音似乎比长音低了一个八度,听起来就像一声轻轻的叹息。我开心地笑起来,果敢地把左脚向前迈了出去……

几年以后,我坐在父亲的膝上,听他反反复复地说:差点你就没了小命,差点你就成了落水鬼。我任自己的双手被父亲紧紧握着,只是不解。问:后来我怎么又回来了呢?父亲说,恰好你妈妈和姐姐在叫你了呀。

在父亲心有余悸的讲述中,我把那时的情景又铺开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我看见自己刚把左脚伸出去,就听到有人在叫我的乳名:“朝——云——,朝云……”这一声长一声短的呼唤像水鸟声一样亲切,只是中间没有任何停顿,此伏彼起地不断朝我传过来。我听出那声音是妈妈和姐姐发出来的,妈妈长一声,姐姐短一声。仿佛梦醒了一般,我立即拔回伸出去脚,爬上泥土路,朝着家的方向跌跌撞撞地狂奔……

必须要补充一点的是,我至今没有告诉过故乡以外的任何一位朋友,我有一个谥语一样的乳名:朝云。这个名字是父亲取的,从出生那天起,他们——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就一直这样叫我,后来我的亲戚们也这样叫。没有人问过父亲这名字的含意,包括我自己。直到十七岁后的某一天,我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时,才知道这位一千多年前的文学大师有一个小妾,名字就叫朝云。

